

# 成为自己的光

□ 周水欣

太好。那些能“进入保险箱”的工作,我没有能力为侄子获取。当发现自己不能为侄子的工作、前途,出一臂之力时,我非常伤感,一时间,挫败感扑面而来。

侄子单枪匹马来到南京,他可能也期待过姑姑能帮上忙,可是当他发现并没有的时候,便义无反顾冲进了找工作的大军。

侄子毕业的2022年,就业形势是严峻的。在教育部网站上有数据统计,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达到1076万,同比增加167万,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。而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仍旧持续,就业形势严峻。

酷暑季,也是学生的毕业季、求职季。在大西北长大的侄子,领教了南方的夏天的同时,还要迎接人生首个挫败的暴击,每天汗流浹背,被蚊子咬得发痒。一次次参加招聘会,一次次递出简历,一次次参加面试。川流不息的城市街道上,留下了一个外省大男孩探索的脚步。有点茫然,有点踉跄,但是步履不停。

侄子有193厘米高。再高大的孩子,在长辈眼里,也还是孩子啊。平凡人家的孩子,要靠自己开天辟地。他们的长辈,看着他们独自打拼的身影,会有点难受,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,去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——包括我们自己,不也仍然在社会大学里接受着历练?

社会中的成长,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碰撞。也许头破血流,但一定要继续前行。我想教给侄子的,其实是,“在这个社会上,只要经济与人格独立,就算成功”“要一直往前走,伤心也好,失落也罢……不要坐下来品味这些,而是带上它们,步履不停往前冲。”别停下来咀嚼失意或快乐,在行进中去感受,感受这个温暖的人世间,凶险的人世间,捉摸不透的人世间,人间值得的人世间……神奇的人世间。

## 三

忽然有一天,侄子在微信里告诉我,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应聘了一个工作,经过一番面试,他被录用了。

我忽然有种“释然”的感觉。堆积了多日的挫败感开始解体……我开始理性看待侄子,他们这一代以及我和哥哥,我们这一代。

作为长辈的我们,把孩子们想象得太弱了,而自己又不够强大,所以焦虑。

侄子说,工作并不是特别稳定光鲜。但是他不想再挑挑拣拣,想先开始工作挣钱,不想再从父母手中拿钱。然后,他可以一边干一边再积蓄精力,为更好的工作做好准备。

侄子就这样,忽然间,就从那个稍有不满动辄耍脾气的大孩子,变成了接地气、能够从善如流看待生活的成年人。

办理社保的时候,工作人员让他下载一个社保软件,说,“你现在是自然人了。”他终于展开久违的笑容,“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医保卡的社会人了。”

日子从酷暑到了寒冬。侄子工作满一个月,拿了人生第一笔工资,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

他说,“姑姑,我做的新疆大盘鸡给您尝尝我的手艺。”他翻出在手机上查到的菜谱,嘴巴念念有词,先放什么,再放什么,水焯一下,几勺老抽,几勺糖,不加水而是用一瓶啤酒……看着侄子在厨房忙碌的样子,我拍下一段视频,发给远方的哥哥。

哥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那是他的宝贝儿子吗?都会自己做饭啦!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实在不高啊。

吃饭的时候,侄子说,学会了几个菜,以后可以做给父母吃。又说,想起以前不懂事,想要一双限量版球鞋,要1800元,为此跟父母不愉快。现在觉得自己错了。不该那样。“好想对当时的爸妈说对不起,可是时光回不去了……”侄子说起这些话的时候,有点感伤的样子。我忙说,“没关系,下次当面跟他们说。”到了社会上,自然会发现,对你最好的,是父母。

社会会教育你。

侄子在社会上要经历的历练还有很多,为人处世都需要从头学起,但好在他有非常真诚的笑容,开口必是“您”,闭口就是“谢谢”。希望这两点能够弥补他所缺失的,多给他机会学习社会规则。同时,

时,侄子秉性纯良,希望这一重要品质能够成为他的护身符。

## 四

这一年,侄子背着他的双肩大包,走进上班族的队伍,每日坐着公交车换地铁,早出晚归。有时加班,有时考试。参加团建,派驻学习。1米93的他,走路有点驼背,对大部分人说话,都要微微弯着腰。性格依旧内向,但是很努力地想要好好开始他的人生。

有一次与他见面,把烧好的一大罐红烧肉交给她。大人能做的不多,只有在食物里表达关切。在车站各自回家,他挥手说,“姑姑再见。”我也挥手、转身。走了两步,忍不住回头。瘦瘦高高的男孩正走进夜色,背影那么孤单。我有点难过。忽然,他也回过头来。我俩同时奋力挥起手臂。

我与侄子共同在这社会上摸爬滚打,在这人世间跌跌撞撞地前行。时代不同,环境不同,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同的。年轻的他,会有更多精力,但情绪和稳定性也许不足够压住波涛。年长的我,会对变故有一定的应对能力和平和心,但可能会觉得倦怠,缺乏斗志。每一个“我”,不管何种年纪,什么性别,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。每一个“我”,都要自己扛起自己的人生。

我想对侄子说,在这个人世间,靠自己努力生活就是胜利,失败也是胜利。虽败犹荣。独立自主立足世间,已经成功了百分之百。别人的闲言碎语、别人的眼光,就跟别人的生活一样,跟你无关。强大了自己之后,有能力帮助他人,就可以笑傲江湖啦。

羡慕年轻人——他们不会有畏难的想法,他们凭着一股腔勇,在这莫测的人世间用力生活,姿态可能似突击的狼,可能似敏感的兔,都很美!年轻人的稚气与不怕都写在脸上。他们会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独特、不可复刻的人生。

我还想对侄子说,现在的你,正拥有最好的时光。要高高兴兴地生活啊。每个人都是太阳,要自己闪光。往前走,享受人生的一切,无论悲喜。并且,成为自己的光啊。

# 好在我们还年轻

□ 张立雄

那天下午,我开工后不久,在十字路口看见一个小老太正拼命招手。靠近了,发现小老太的身后还站着一个瘦高个老太,两手扶着助步车,身子一抖一抖的,高兴得像小孩子那样咧开嘴。仔细看她,身材高挑,银发碧眼,想必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。

没想到,后来听了她的故事,我觉得自己的感慨既庸俗又猥琐:她的故事证明了美的永恒。

她俩一上车就轮流抢着说话,叽叽喳喳,像两只小鸟。

“这里出租车很少来,通常要等很长时间。”

“没想到,你来了,真是好运。”

“今天累死了,我们帮一个90岁的老太整理东西,她明天要去养老院了。”

“你知道,90岁了,东西太多,这也扔不得,那也舍不得,每样东西都有故事。”

说到这里,她俩突然都打住了,愕然沉寂。过了好一会儿,身后才又响起一个声音:“好在我们还年轻。”

“哈哈,哈哈……”两人都笑出声来。

这下,我捕捉到了是谁说了这句话——是那个推着助步车的银发碧眼的高个子老太。我脱口而问:“您多大年纪了?”

“我93岁了。”高个老太答道。

“什么?一个93岁的老太帮一个90岁的老太搬家?”

“是呀,我俩都是义工。”

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

小老太的家先到了。因为路窄,后面跟着车,她匆匆地要下车,我就先下了车,帮她拎起两个包。我掉头出去,高老太住得也不远。我突然好奇:“您做什么义工?”老太说,在威尔士王子医院的咖啡厅做义工。

“我喜欢为人服务,我也喜欢别人对我说谢谢。当然,免费咖啡,新鲜的松饼、香蕉蛋糕,也不错。哈哈。”她的笑声坦然、率真,使我想到了个词——“阳光老太”。

“但是,疫情来了,咖啡厅关掉了,我已经一年半没去了,我的生活也乱了。”她忽而有点失落。我忙转移话题:“你大概是史上最年老的义工了吧?”她忙答道:“不不不,我们那里最老的义工是110岁的Gale,后来他在112岁时死了,连部长都出席了她的葬礼。”

她继续说:“Gale的女儿也在医院做义工,今年87岁了。她在医院的‘假发图书馆’做,这里是专门为那些因化疗而剃发的人开设的。”

不一会儿就到她家了。我小心地把车停进车道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,对她说:“你可以让我拍张照片吗,我要把你的故事告诉大家,向你学习。”

她听了,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:“哎呀,我出门是去工作的,衣服乱七八糟的,要拍照,怎么办呢?”一边说,一边手忙脚乱地整头发、拉衣角、摆坐姿,露出了一个女人该有的羞怯。

我因为戴着太阳镜,又是老花眼,还在车里折着身体,一时看不清镜头中的她,只好不断地调节着角度和距离,她也因此跟着忽而模糊、忽而清晰,忽而年轻、忽而年老,我仿佛在看一盘带有卡带的录像,试图一览她那93年的人生。

“我叫爱玲,今年93岁。”她认真地对着镜头作自我介绍。

我突然惊觉,“咔嚓”一声按下了快门。

我为她打开车门,打开助步车,看着她佝偻着身体,先把两腿伸到车外,又像踩着棉花般地踏上了地。

她边笑边说,你很善良;又顿了顿,说你很有魅力。我听了,一下子高兴起来,真想免费再为她服务一次。

真是一个“拎得清”的老太太!仍对人情世故洞若观火。我一边往回开,一边想。人可以老,但可以耳聋眼花、四肢不便,但仍然可以快乐、甚至助人乐己,去帮助那些正在赶路的人。老年,是一种完满,它让你经受了生命的全过程。一如谚语中说的:“你是你想成为的人。”

# 淡灯摇曳

□ 陶然

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成语,我回答“淡灯摇曳”。他说这不是成语。我说,不管是成语还是词组,总之一提到它,就如同看见一个人,一盏灯,一幅静态的写生。

小时候在农村,老是停电,来了电也电压不稳,灯光永远昏黄。逢到过年,熬花生糖、炸炒米糖、做年糕、蒸馒头,都得在灯下完成。厨房里除了家人,还有邻居,除了闹嚷嚷的人声还有氤氲的白气。掺上黄暗暗的光,有种暖洋洋的舒适和淳朴的喜悦。

自从日光灯普及之后,不大有人能忍受那种黄灯了。开关一摁,满室清爽明晰,看书写作也方便。日光灯的缺点主要在两方面:一是冷色,冬天开了,更加缩头缩脚;二是不利于朋友间谈心,在亮如白昼的光线下说不出体己话来。这时就得台灯过来补救。假如日光灯是崔莺莺,台灯就是小春香。它有它的体贴。

冬天在台灯底下翻翻画册是件惬意的事。画上的世界本有时空的间隔,但有台灯那充满人间的灯光一照,顷刻间就把距离拉近了。中国水墨画的寒山瘦水,外国现代派的变了形的线条与块面,都跟自己息息相通起来。

有一家茶座开张,朋友在里面做事,叫我去玩。我选了位子坐下,发现头顶有个小灯,灯光不是平地洒下来,而是像淋浴花洒那样呈圆锥型地下来,色调柔和异常。我们喝着草莓味的朗姆酒聊天。我确信那酒的颜色本来没那么美,可它红得又艳丽,又神秘。这就是头上那小灯的功劳了。

评论家余斌说月亮能够涵盖一切情感。我觉得灯光也是。屠格涅夫《贵族之家》里,拉夫列茨基在花园这边望着心上人的家:“楼下一个窗口出现了亮光,亮光到了另一个窗口,又到了第三个窗口……有人沿着一个房间秉烛而行……她在客厅里出现了……”随后,她转身面对花园,走近敞着的房门。她一身雪白、轻盈,身材秀美匀称,在门口站住了。”男主人公半没指望同她相见,却因着心上人与灯的共舞,于是“全身一阵颤栗”。

在这里,灯是媒人。到张爱玲笔下,灯是暗示,并且有鲜明的影像感:“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,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,绿幽幽地,一方一方,像薄荷酒里的冰块。渐渐地冰块也化了水——雾浓了,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。”恍恍惚惚,如雾里看花。“雨点儿打到水汀地上,捉到了一点灯光,的溜溜地急转,很光直泼到尺来远,像足尖舞者银白色的舞裙。”(《第一炉香》)是对葛薇龙纷乱思绪的状写。果然,向浪子乔琪,向灯红酒绿的颓废生活投降了。

印象最深刻的看灯,还不是书里。有天晚上我到一个小前楼那儿,他在加班,我独自在小会议厅里等他。从落地大窗望出去,几个居民小区尽收眼底,大多数都亮着灯。许多盏灯下,想必也是有人得志,有人失意,有人盘算着添一辆小车,有人计算着明天的买菜钱。我把眼镜拿下来,远处一格一格的灯就连成了一片——近视也有近视的好处,那一片朦胧闪烁,像《聊斋》里的“瞻望弗及,泣涕如雨”。一家一户的哀乐或不引人注意,千家万户的悲欢实有如泣如诉的庄严。平凡的灯火笼罩了生命的底色,也是真正的博大与涵容。

那前辈开完了会叫我。我答应着关灯出门,忽然想到,刚才对面楼上,说不定也有另一个人正在看着我这边。“你站在桥上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,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灯这种东西,也是这样的吧?



冬日葭葭

张连华摄

# 张教头

□ 吴翼民

初识白腊杆是在练功场上,张教头的手中。那白腊杆清白挺拔、弯而不折。

张教头是我们县剧团的练功老师,原是某地京剧团的武生。他平日穿着宽肥的练功衣裤,一根白腊杆不离手,上下舞动,呼啸生风;再加上大嗓门高音调,确有些教头的风采。我们当面和背地都叫他“张教头”,他笑着回应:“林冲也是教头,人家是八十万禁军教头。我算个啥?就教个舞台上的花拳绣腿嘛。”

于是我们改叫他“张老师”。他认可了:“做个普通老师还是可以的,但你们也是我的老师嘛。我从小学戏,摸爬滚打在舞台上,文化水准不高,你们都是知识青年,都可做我的老师嘛。”

说的也是,我们这些演员,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除了外貌端庄些儿,能唱上几句歌子,对舞台上的一切如白纸一张。当然,我们也有些强项,比如剧团里原先唱地方戏曲的老演员要改唱京剧,舌头怎么也扭不过来,我们虽不擅京腔,普通话还算流利,总算可以对付上一二。

初识张老师是在宿舍。那宿舍是寻常的平房,不足二十平方米,居住四人,张老师是其中之一。他从高一级的京剧团被下放,这里改唱京剧的县剧团接纳了他,委以武功老师的岗位,他一口允诺:武场戏的任务由他包揽,不是夸口,一定

在不长时间内把个地方戏曲剧团脱胎换骨,使京剧有个模样。从而,一根水光溜溜的白腊杆就成了他武功教头的“权杖”。

张老师从不苟且,每天天不亮就从被窝里甩出来,顺便叫醒了犹在好梦中的我们。他离开宿舍就吹响了尖声的哨子,把整个大院的演员都催了个透醒。大伙匆匆早饭后,就低头顺脑地来到了练功场。练功场就是县城里的人民剧场舞台。总是按部就班从最基本的压腿、踢腿、走圆场开始,在压腿时有人就喊起了嗓子,唧唧喳喳地喊,也有喊“大闹蟹、大闹蟹”的,那是“铜锤花脸”在练脑后音,这也是张老师的提示。我们喊嗓子时,张老师就在舞台上先活络了腿脚,一连串打起了虎跳,而后舞动白腊杆练起了把子功。他已然四十左右的人了,动作却十分矫健。接着他喊着口令带领我们练踢腿和圆场,舞台上瞬间一派灵动。间隙中他还示范头顶物行走圆场的功夫,说是头顶上的物件不掉才算圆场及格。

集体练功告一段落,他为大伙操练起了“毯子功”和“把子功”的基础。“毯子功”的基础是“拿大顶”和“下腰”,不能脱手,且一个个靠着墙壁双手撑地将身体倒挂起来。他使用白腊杆击地敲起了节奏,不到点数不得复原落地。

我那时哪有这个能耐,总是双腿提前落地。

反复如此,张老师叹口气道:“你就算了吧,不是武戏的料,把嗓子练好,把文场唱好也行。”他对我网开一面,对其他人却严格至极。帮助演员下腰,双手着地向两腿靠拢再靠拢,有的演员实在疼痛不堪,尖叫起来,引得练习乐器的乐师纷纷侧目。

有一阵子张老师重点辅导我“把子功”,因我在一出戏《芦花荡》中扮演渔民芦老庆,唱的红净,却免不了开打武戏,因为主角必须得开打消灭敌寇。张老师就担演敌酋田田,两人在台上有几分钟单打独斗的场面。张老师给我找了根白腊杆替代渔叉,他也用白腊杆替代佩刀,两人你来我回不知练习了多少遍,看着娴熟,孰料一上场我竟然“慌劲儿”,本该虚拟的动作赋了实,那渔叉(包着海绵)竟打实屡屡刺中了他胸膛,他忍着痛“倒地而毙”,我慌乱“得胜”离场。

戏余下澡堂洗浴,我不敢正视正在水里的张老师,他却把身子俯进了水池,只露出个脸盘,脸盘上舒坦着微笑……

